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
11 Ma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六届会议

第七十七年

议程项目 10、16、35、66、72、74、85 和 134

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原主国

和平文化

预防武装冲突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

不容忍言行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

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2022 年 5 月 26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就 2022 年 4 月 27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A/76/822-S/2022/358)及所附亚美尼亚国家委员会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报告写信给你。这些文件再次证明,亚美尼亚反复进行明显捏造的唯一目的是歪曲其对阿塞拜疆发动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否认亚美尼亚应为所犯暴行承担的罪责,伪造历史和保持对领土的主张。

在提及我们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信函和资料(A/75/872-S/2021/429、A/75/899-S/2021/512)的情况下,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在挑衅性地利用文化遗产这一敏感领域的同时,亚美尼亚对许多事实保持沉默,这些事实很容易暴露其含沙射影的指控和数十年来针对阿塞拜疆的仇恨。



众所周知，与阿塞拜疆不同，亚美尼亚是单民族国家，由于其他民族被驱逐而变得种族单一，包括被驱逐的数十万阿塞拜疆人，而阿塞拜疆人曾是亚美尼亚最大的全国少数民族。阿塞拜疆的文化遗产在整个亚美尼亚被完全摧毁和铲除，许多历史遗迹被“重建”，以改变其独特特征。¹

亚美尼亚对过去被占领的阿塞拜疆领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990 年代初落入亚美尼亚军队之手的阿塞拜疆大部分城市、城镇和村庄被种族清洗，70 多万阿塞拜疆居民被清除，随后被夷为平地。那里的数千件文物，包括清真寺、庙宇、陵墓、博物馆、艺术馆、考古遗址、图书馆和剧院都被掠夺和破坏。此外，许多文化和宗教场所的真实建筑特征被故意和有目的地改变，以否认和歪曲阿塞拜疆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

阿塞拜疆的宗教物品也被亵渎，其宗教象征意义被歪曲，被用作马厩或畜栏，这是一种有攻击力、象征性的反穆斯林行动，目的是专门侮辱阿塞拜疆人。在 67 座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圣地中，65 座被毁，2 座被严重损坏。在这种背景下，亚美尼亚声称其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有“友好关系和建设性合作”，这真是厚颜无耻之极。² 此外，在以前的被占领土上，有 900 个墓地被破坏和摧毁。

阿塞拜疆还记录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和珍稀手稿被毁，数千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展品以及在这些领土上进行非法考古挖掘时发现的珍贵文物被盗的情况。

这一破坏体现了对阿塞拜疆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³ 即使是本信所附的少量照片(见附件)也体现了这些罪行的规模和性质。

这些罪行受到了国际社会最强烈的谴责。

2022 年 3 月 22 日和 23 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强烈谴责在占领期间对阿塞拜疆领土上的考古、文化遗产和宗教场所，包括绝大多数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圣地的大规模和广泛破坏行为”，并支持阿塞拜疆援引亚美尼亚违反义务的责任。⁴

¹ 详情可参阅《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以文化遗产为目标》(巴库，2007 年)，第 265-280 页，可查阅 www.mfa.gov.az/files/War-against-Azerbaijan-Targeting-Cultural-Heritage.pdf。

² 例如，见 A/75/PV.31，第 7 页。

³ 更多信息见 S/24094(1992 年 6 月 12 日)；E/CN.4/2001/107(2000 年 11 月 22 日)；A/58/594-S/2003/1090(2003 年 11 月 13 日)；A/62/491-S/2007/615(2007 年 10 月 23 日)；A/62/691-S/2008/95(2008 年 2 月 13 日)；A/64/475-S/2009/508(2009 年 10 月 6 日)；A/64/760-S/2010/211(2010 年 4 月 28 日)；A/70/1016-S/2016/711(2016 年 8 月 16 日)；A/71/782-S/2017/110(2017 年 2 月 7 日)；A/71/880-S/2017/316(2017 年 4 月 26 日)；A/72/508-S/2017/836(2017 年 10 月 5 日)；A/72/725-S/2018/77(2018 年 2 月 1 日)；A/73/878-S/2019/406(2019 年 5 月 20 日)；A/74/676-S/2020/90(2020 年 2 月 7 日)；A/75/872-S/2021/429(2021 年 5 月 6 日)；《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以文化遗产为目标》(巴库，2007 年)；国际法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阿塞拜疆共和国诉亚美尼亚共和国)，对 2021 年 9 月 23 日提起诉讼的申请书，第三节 B.2. 和第三节 C.2.；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亚美尼亚共和国在占领阿塞拜疆领土期间违反 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海牙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1954 年和 1999 年)的自愿报告，2021 年 10 月 7 日。

⁴ 关于消除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的后果的第 10/48-POL 号决议，可查阅 <https://www.oic-oci.org/docdown/?docID=8660&refID=4261>。

此外，外交部长理事会在其题为“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侵略导致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土上的伊斯兰历史和文化遗迹和圣地遭到破坏和亵渎”的决议中，“强烈谴责亚美尼亚在占领期间为彻底消灭阿塞拜疆领土上的伊斯兰历史和文化遗产而实施的野蛮行为”。还“表示强烈谴责亚美尼亚侮辱和亵渎位于阿塞拜疆解放区的清真寺，将其作为牲口棚”，并“要求亚美尼亚停止将阿塞拜疆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作为自己遗产的任何企图……”。⁵

此外，在占领期间，亚美尼亚及其在被占领土上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被占领的阿塞拜疆土地上建造了一些物体，作为殖民和吞并政策的象征。例如，1992年5月阿塞拜疆城市舒沙被占领后，在该市竖立了瓦兹根·萨尔基相的雕像，战前，该市阿塞拜疆人占人口的98%。⁶这位“民族英雄”是臭名昭著的战地指挥官，他在1990年代对阿塞拜疆领土进行了夺取和种族清洗，并残酷杀害了阿塞拜疆平民，后来他被提升为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和总理。亚美尼亚现在毫无悔意地声称，它在阿塞拜疆领土上建造的这个恐怖分子和战争罪犯的纪念碑以及类似的令人发指的物体，只不过是得到尊重和保护的“文化遗产”。这种荒谬的说法是国际法所坚决反对的，也表明亚美尼亚在其造谣办法中所作的捏造的性质和内容。

战争结束后，阿塞拜疆立即将恢复和重建被解放领土作为优先事项，包括不添加任何区别地恢复所有历史和文化遗址。应阿塞拜疆政府的邀请，许多国际组织、官员和独立专家访问了这些领土，以见证和记录30年占领期间造成的破坏，并了解正在进行的恢复工作。

亚美尼亚现在高声谈论教科文组织不受阻碍地进入已解放的阿塞拜疆领土的“必要性”，但亚美尼亚忘记了当这些领土被其占领时，它自己是如何一直拒绝教科文组织进入这些领土的。因此，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1995年至2004年期间执行《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1954年和1999年议定书的活动的报告中指出，该组织“被阻止派遣调查团核查该地区的文化财产状况，因为自亚美尼亚军队占领这些领土以来，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一直无法进入这些地区”。⁷

即使是现在，在战争结束后，亚美尼亚仍然将人道主义行为体的参与政治化，上述信件及其所附报告说明，亚美尼亚不仅试图阻止和破坏对话，而且推动敌对说法和传播虚假信息。

关于国际法院2021年12月7日通过的临时措施命令，亚美尼亚故意不提阿塞拜疆也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法院对亚美尼亚提起的诉讼，以及法院发出了两项临时措施命令。⁸

⁵ <https://www.oic-oci.org/docdown/?docID=8672&refID=4261>。

⁶ A/76/822-S/2022/358，附件16。

⁷ 第54段。另见秘书长关于文化财产返还或归还原主国的报告，A/54/436(1999年10月4日)，第18段。

⁸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临时措施，2021年12月7日国际法院命令。

正如我们在 2021 年 12 月 20 日的信(A/76/612-S/2021/1078)中强调的那样，在诉讼的那个阶段，国际法院不需要确定是否发生了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只有在审查这两个案件的案情后才能作出结论。因此，法院明确表示，“为了对关于指示采取临时措施请求作出决定的目的，法院无需确定是否存在违反《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行为”，⁹ 而且“法院在这个阶段无法作出明确的事实裁决”。¹⁰ 在发布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的阶段，法院的任务是确定双方所控诉的作为和不作为能否归入《公约》规定所涵盖的范围。¹¹

此外，国际法院驳回了亚美尼亚提出的采取具体措施的大多数请求，包括防止和禁止对所谓的“遗产”进行“改造”的请求，这项请求本质上是为了叫停阿塞拜疆对位于解放领土上的纪念物的任何修复工作。¹²

关于欧洲议会 2022 年 3 月的决议，而不是亚美尼亚常驻代表错误地宣称的 2021 年的决议，即使是在亚美尼亚侨民影响下制定的这一有倾向性的文本，也不能默默地忽略亚美尼亚方面对阿塞拜疆及其文化和宗教遗产犯下的暴行。因此，该决议承认阿塞拜疆的阿格达姆市和菲祖利市几乎被完全摧毁和掠夺，以及“阿塞拜疆的文化遗产被破坏或摧毁，包括该地区阿塞拜疆国内流离失所者留下的文化和宗教遗址”，特别强调“这些遗址要么被摧毁，要么被部分摧毁，要么被忽视或被亵渎，被用作牛棚，被修改以消除文化痕迹，或被拆解为建筑材料”。

亚美尼亚不应试图歪曲现实，误导国际社会，曲解国际文件，煽动敌意和仇恨，而必须首先放弃敌对言论，停止并杜绝传播、促进或赞助仇恨宣传，起诉和惩罚其应负责的众多战争罪行，致力于在国际法基础上实现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忠实遵守国际义务，支持旨在建立、加强和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 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16、35、66、72、74、85 和 134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⁹ 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临时措施，第 61 段；《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亚美尼亚诉阿塞拜疆)，临时措施，国际法院 2021 年 12 月 7 日的命令，第 71 段。

¹⁰ 同上。

¹¹ 同上，分别为第 27 和 28 段。

¹² 见 A/76/612-S/2021/1078 号文件(2021 年 12 月 22 日)。

* 仅以原件所用语文分发。

2022 年 5 月 26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Azerbaijani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eritage vandalized, desecrated, damaged and destroyed during the Armenian occupation of the territories of Azerbaijan between 1992 and 2020

**Images 1–4: Ashaghi Govharagha Mosque, Shusha (XVIII century.
*Desecrated and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Shusha in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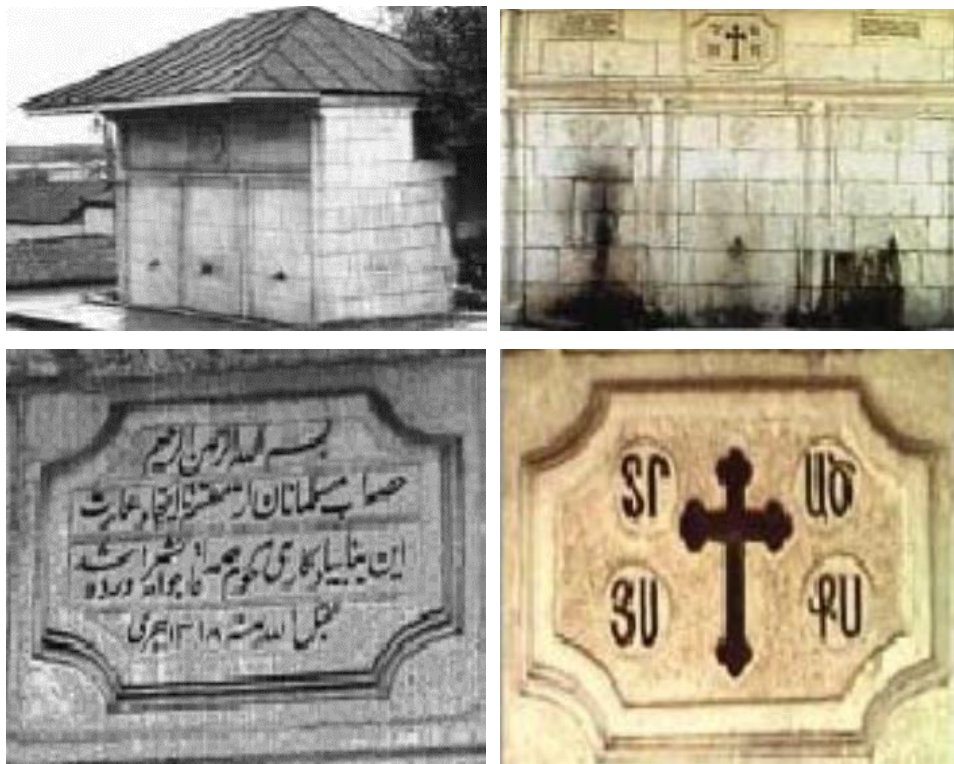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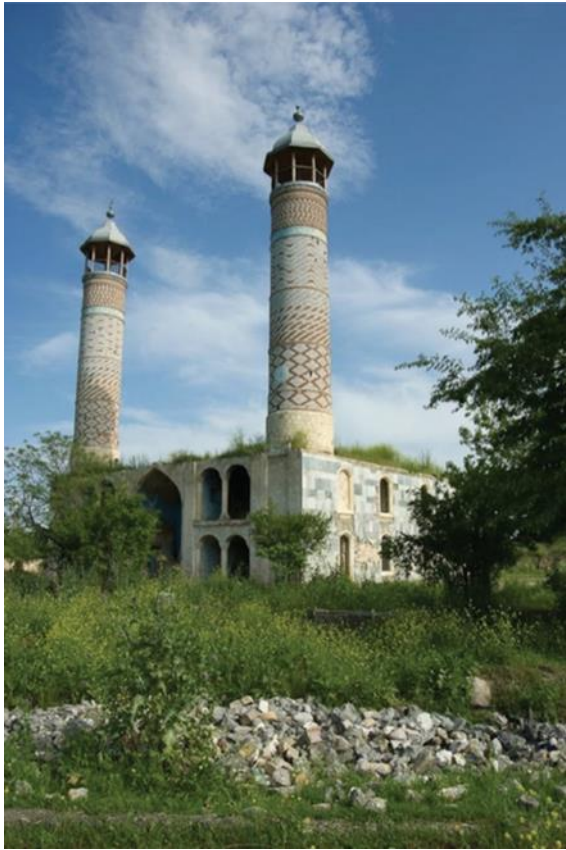
Images 5–7: Saatli Mosque, Shusha (XVIII century. *The interior of the mosque was completely demolished and its minaret partiall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Shusha in 1992*)



Images 8-11: Mamay spring, Shusha (XIX century. Armenian inscriptions, as shown in the two photos on the right, were engraved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ones on the historical monument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Shusha in 1992)



Images 12–17: Juma Mosque, Aghdam (XIX century. Used as a pigsty and cowsh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Aghdam in 1993. Its interior and exterior walls were desecrated with insulting graffiti)





Images 18–22: Mosque, Giyasli village, Aghdam (XVIII century. Used as a cowshed. The mosque was burned by the armed forces of Armenia before they withdrew from the district by 20 November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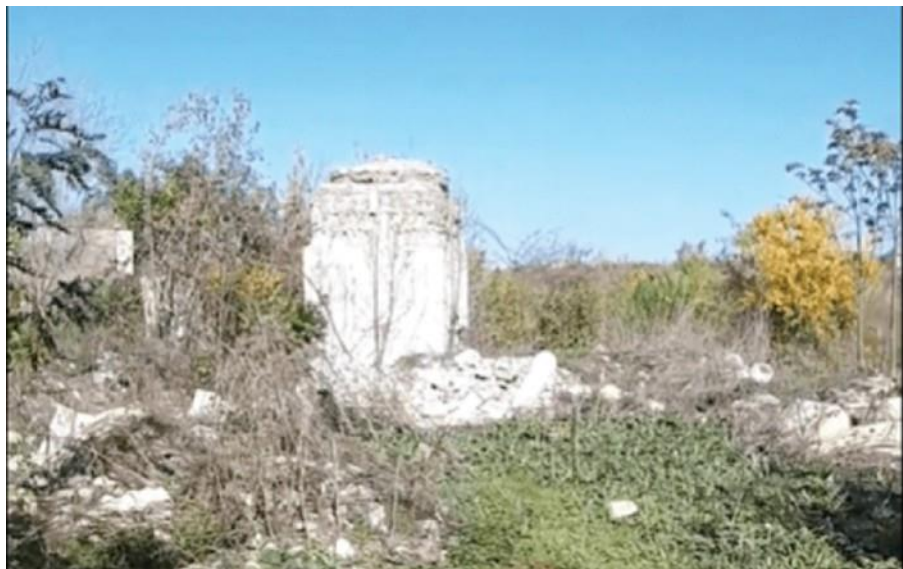


Images 23–26: Mosque, Qochahmadli village, Fuzuli (XVIII century. Vandalized, partially destroyed and used as a cattle sh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27–28: Haji Alakbar Mosqu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29–30: Mosque, Qarghabazar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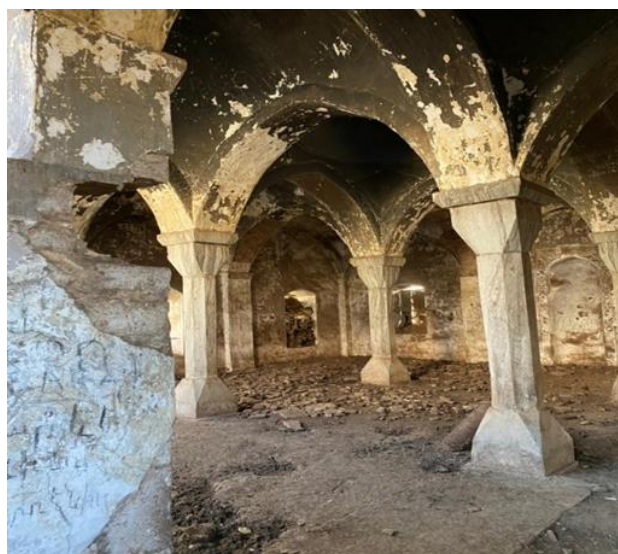
Image 31: Mosque, Dadali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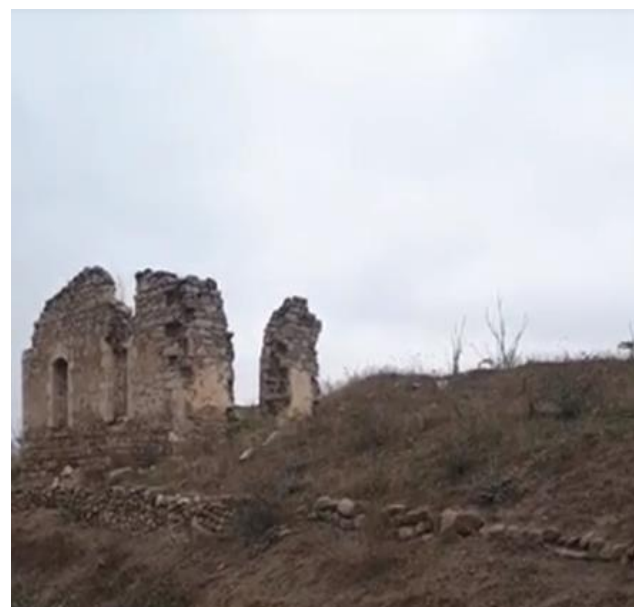
Images 32-33: Mosque, Gachar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Vandalized, partially destroyed, and used as a pigst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34-35: Mosque, Horadiz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Vandalized and partiall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36-37: Mosque, Horadiz village, Fuzuli (X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38-39: Mosque, Gedjakoğlu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 40: Mosque, Yukhari Veysalli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 41: Mosque, Ashaghi Dilaghorda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 42: Mosque, Pirahmadli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 43: Mosque, Garakhanbeyli village, Fuzuli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 44: Caravanserai, Qarghabazar village, Fuzuli (XVII century. Vandalized and us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Fuzuli in 1993)



Images 45–48: Malatkeshin village Mosque, Zangilan (XVII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Zangilan in 1993. Only the walls are left)



Images 49–53: Yusifbeyli Mosque, Gubadly (XVIII century. Used as a pigst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Gubadly in 1993)





Images 54–55: Mamar Mosque, Gubadly (XVIII century. Vandalized, destroyed and used as a pigst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Gubadly in 1993)



Images 56–57: Mosque, Damirchilar village, Gubadly (XIX century. Vandalized, partially destroyed and used as a pigst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Gubadly in 1993)



Image 58: Mosque, Dondarli village, Gubadly (XIX century. Vandalized, partially destroyed and used as a pigsty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Gubadly in 1993)



Image 59: Mosque, Papi village, Cabrayil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abrayil in 1993)



Image 60: Mosque, Yukhari Mazra village, Cabrayil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abrayil in 1993)



Image 61: Mosque, Suleymanli village, Cabrayil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abrayil in 1993)



Images 62-63: Old cemetery, northwest of the city of Cabrayil (Middle ages.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the graves were taken out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abrayil in 1993)



Images 64-65: Old cemetery, Karkhulu village, Cabrayil (XVII—XVIII centuries. Completel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Cabrayil in 1993)



Images 66-68: Khudavank Cloister, Kalbajar (VI, XII, XVIII centuries. As the armed forces of Armenia were withdrawing from the Kalbajar district in December 2020, the crosses, bells, icons and the fresco on the east wall of Arzu Khatun Church were removed and illegally transferred to Armenia)



Fresco on the east wall of Arzu Khatun Church



The east wall of Arzu Khatun Church from which the above fresco was removed



Images 69–71: Orthodox Church, Khojavand (*XIX century.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Khojavand in 1992*)





Image 72: Temple, Tugh village, Khojavand (XIII century. Vandalized and destroyed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Khojavand in 1992)

